



离婚没有 故事

叙述一对年轻人从结婚到离婚的故事，以细腻的文笔探讨中国婚姻里存在的普遍问题和现象，警醒80年代生人，也就是当前的离婚主力军，要珍惜婚姻，不要轻言放弃，如果不幸离婚又该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孩子。



朝華出版社

离婚没有
故事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婚没有故事/方舟舟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54-1509-6

I. 离…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0030 号

离婚没有故事

作 者 方舟舟

出 版 人 郭林祥

策 划 杨 彬

责任编辑 焦雅楠 马 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66(总编室) 68433141(编辑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投稿信箱 zhhbook@126.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925×1290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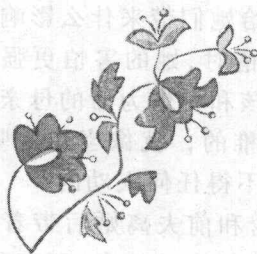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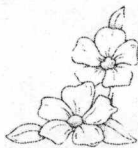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509-6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1

陈静记得张天翔第一次来家里，是1995年秋天。她刚下班，11月的天气到了晚上有些凉，陈静在衣柜里忙着找外套，妈妈陈锦绣在身边有些讨好地帮忙找。

“小静，今天家里有客人来。”

陈静的眼皮都没抬，“哦”了一声，套好衣服就到客厅打开电视。妈妈凑上前去又说：“他们是来看你的。”

“他们？看我？谁呀？我有什么好看的！”自从妈妈下了不准再和闻东联系的禁令后，陈静对妈妈总是生出些不耐烦。不过，陈锦绣可不是好惹的，陈静的不耐烦在她这根本不起作用。果然，陈锦绣不容陈静再说，走到她身边，把她刚穿上的黑色外套扒下来，换上她手里的浅蓝色针织外套。

“是你们孙台长介绍的男孩子，我下午去打听了，听说不错，一会儿就会和他爸爸到我们家来，你去洗洗头，好好收拾一下。对了，我给你换上的衣服不准脱了！”陈锦绣交代完就下了楼。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民房，陈锦绣所在的农业局拆迁，她就带着两个女儿租了别人的房子。房子很狭小，幸好有两层，倒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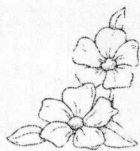
离婚故事
没有

合陈锦绣对住房的要求。

陈锦绣带着两个面临婚嫁的女儿，心里总有些不安，自己失败的婚姻会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影响？当小女儿陈静坚持要和大学同学发展感情时，她的害怕更强烈，那个懵懂单纯的女儿开始为了一个男孩和相依为命的母亲作对了。而女儿的坚持在她眼里自然是幼稚的，就像当初她坚持要和王钟在一起一样，是盲目的，是听不得任何人劝的。

九年前，陈锦绣和前夫离婚后带着两个女儿过日子，不久调入东城农业局，担任会计职务，而王钟那时是东城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王钟在全市农业工作会上认识了陈锦绣，并对她展开了强烈的爱情攻势。

王钟和陈锦绣的前夫截然不同，他温柔、沉稳，而且有非常眩目的身份，这自然很吸引一直生活在贫困边缘的陈锦绣，更重要的是，王钟身上有她对男人的一切美好幻想：外表冷峻、内心丰富、有权有势、有情有义。但是王钟是有家室的，东城人都知道这个王市长有个老婆在农村，不过谁也没见过王钟带老婆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那时的王钟认为漂亮、雅致的陈锦绣就是他一直想要找的顶替他老婆的人。陈锦绣开始也很矛盾，所有的亲戚都反对她和王钟的交往，说抛弃糟糠之妻的男人不是什么好男人，不过陈锦绣是不会听她三个没读多少书的哥哥和在农村待了一辈子的母亲的话，她只是担心两个女儿会受委屈。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王钟很快猜出了陈锦绣的心思，他通过教育局的人把陈安和陈静分别安排进东城的重点中学和重点小学，这迅速瓦解了陈锦绣的顾虑，女人一辈子有这样的男人爱着难道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不过王钟执意离婚，被原配告到省领导那，因为影响太大，王钟被革了职，还开除了党籍，然后发配到一个清水衙门坐着清水职位。起初几年，两人倒也恩爱，只是王钟并不是甘寂寞的人，他瞄准了机会，下海经商，生意很快风声水起。于是忙起来的他无暇顾及陈锦绣，而且多金的他身边围绕了有各种企图的女人，陈锦绣虽然还有些余韵，但也毕竟是黄花了，而且重新获得金钱的王钟开始向往失去的地位，他后悔当初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可能去省里做官的机会，他开始利用金钱与各类官员打交道，企图挽回一些名



誉上的东西，比如党籍，比如官职。

看着王钟越来越冷落自己，陈锦绣起初也闹了几次，后来就放弃了。这半路夫妻大概都这样，彼此没有牵绊，要分开太容易。何况她自己的两个女儿眼见都长大了，心思就都放在孩子身上。一年前，陈锦绣发现丈夫王钟再次有了外遇，不到十年的工夫，王钟又开始以前的外遇游戏。男人是不是都这样，有了第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那些誓言还犹在耳边，而婚姻已是面目全非。

张天翔和他的父亲张忠国非常准时地出现在陈锦绣家，手里还拎了一些水果，都是些过季的水果，因此显得有些寒酸。陈锦绣心里嘀咕，这是小气还是看不上我家呢？不过幸好张天翔的样子让她松了口气，是陈静喜欢的那种，高高大大的，这样做起工作来也不至于那么难。

屋里陈静不知道在忙什么，陈锦绣大声地在门外喊：“小静，你出来倒开水吧，来客人了。”屋里姐姐陈安和姐夫吴正天正在取笑陈静：“去吧，听说是国税局局长的儿子，家里有权有势呢。”

陈静听出姐夫吴正天语气里的讥讽。吴正天也是陈锦绣从人堆里挑出来的，虽然是外地人，但学历、工作单位和长相都不错。陈安比陈静大三岁，今年二十七岁，不能再耽搁了。陈安起先是不同意的，她也有自己喜欢的人，但妈妈好像对她们自己挑的男朋友都很反感，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拆散，不过其中也有吴正天自己的功劳。

吴正天从公安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在离市区很远的乡镇派出所，毕业快十年了，为了上市区，他搭上钱和精力，还是徒劳。吴正天第一次见陈安就喜欢上了这个个子小小的、非常秀气的女孩子，而且陈安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家里据说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继父。那时的王钟还在他们家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对他的升迁也是有帮助的吧。

陈安是个性格很温和的女孩子，当初的男友是她的高中同学，虽然读高中时没恋爱，不过都知道彼此的心思。陈安考上大学，那男孩没考上，陈安越发觉得不能抛弃了，当男孩给她写信

向她挑明时，她就答应了。大学四年工作四年一直是和他恋爱着，以为注定会和他结婚的。只是陈锦绣根本不会同意让自己本科毕业、在中专学校当老师的女儿嫁给一个高中毕业、农药厂的工人。

陈安第一次见吴正天就对他说自己有男朋友，是不会同意和他谈恋爱的，让他放弃。吴正天就越发对这个看上去温顺其实很倔强的女孩感兴趣。他说，没关系，我和他竞争，你会觉出我的好。

果然，也就是一个月的工夫，陈安接受了吴正天，不用妈妈再押着她去见面。陈静问姐姐到底是什么打动她时，姐姐抿着嘴没说。陈安觉得很奇怪，看来爱情要转变风向还是很容易的，那自己呢？

不过吴正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娶了陈安后他依然待在乡镇，陈安的继父已经离开了家，所以不可能帮他什么忙。他有些懊恼，也常常在陈安面前发牢骚，不过牢骚之外他对陈安是特别的好，家务全包，钱全给老婆，是个居家过日子的男人。

陈静躲在墙后看张天翔，没有闻东高，但是比他胖些，块头大些，看上去衣服穿得整齐些也保守些，倒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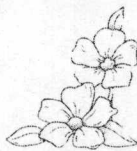
“小静，在干什么呢，还不出来。”

“知道了。”

张天翔抬头看了看眼前瞬间蹦出的女孩，真的很漂亮，长长的、黑黑的头发，眼睛不大，鼻子不高，嘴巴又小又薄，但是凑在一起就很生动，有些俏皮，俏皮里又有些安静和忧郁，让人想探询。陈静穿过他和他父亲绕到身后的柜子边拿杯子，俯下身时，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张天翔看见她用手撩了一下头发，手指修长、白皙，嘴巴薄薄地抿着，眼睛清澈还有些迷蒙。

历经十年，张天翔始终不能忘记陈静抿着嘴的样子，是不是那时候就不该走进她的世界为她而着迷？在经历了那么多风景后还是选择了她，以为她就是自己最后的定格，却原来只是过客。

陈静没有看上张天翔，这个穿着浅绿色西装的男人太拘谨。妈妈陈锦绣却不这样看，拘谨说明孩子老实，不油滑。



“我就知道您这样说，反正我喜欢的您就不喜欢，我不喜欢的您就喜欢。”

陈静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一摔，再没出来。

陈锦绣站在门外发了一会儿呆。她记起女儿陈静在读高三时喜欢的那个男孩，好像叫张亮，很高大很阳光的样子。陈静考上大学，男孩没考上，为了能见到陈静，他放弃复读去了陈静学校旁边的民办大学，那时候孩子们什么都不懂，只是相互的好感。她怕女儿耽误了学习，其实也是担心张亮读民办学校没有前途，偷偷跑去讽刺了张亮，还告诉他女儿已经在学校里找了男朋友，让他死心。果然，张亮重新回到学校复习，考取了重点大学，但是他和陈静再也不来往了，到现在陈静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陈锦绣有时候想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让女儿丧失爱的能力？或让她对爱产生怀疑？那都不是她希望的。她想自己是有些势利，可是社会就是这样的，趁现在有得挑，就应该选择各方面条件都很出色的对象。

第二天，张天翔早早在陈静下班的路上等，远远就看见陈静手拎着一个小巧的包，晃晃荡荡地走过来，她走路不像她的性格那般沉静，有些不羁。张天翔发动摩托车在陈静身边慢慢地溜着。陈静回过头的时候，嘴巴又是紧紧地抿着，眼神有些疑惑。

穿着税务制服的张天翔给陈静不一样的感觉，身材伟岸，气宇轩昂，脸上也没有像昨天晚上看上去的红红的颜色，因此笑起来很是自然、生动。张天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让陈静惊讶成这样，他有些慌乱，说了句“你下班呀”就落荒而逃。

陈静刚踏进家门，张天翔的电话就跟进来了，说想请她去玩，妈妈陈锦绣就像知道是张天翔的电话一般，站在陈静身边催促，答应了吧，快答应吧。陈静对着电话说：哦。然后挂了机转身回房间。关门的时候对着巴巴跟进来的陈锦绣说：“他今天脱下了讨厌的西装，穿的是制服，看上去还可以。”

门砰的关上了，本来陈锦绣还想多问些，但看来陈静是不想多说了。

做饭的时候，陈锦绣多烧了几样菜，她很高兴，女儿还是懂事的，看来并不会让自己伤心，那在两个女儿的婚事上算是圆满了。

陈静在房间里给闻东打电话，说分手吧，我们不可能了。然后把电话线拔了。她不能听闻东跟着将要打进来的电话。张天翔什么都不错，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和妈妈说不愿意。自己说不愿意又有什么用？每次和妈妈倔到头还不是自己服输？不如现在就开始应承，也不至于让妈妈太伤心，反正和闻东也逃不了分手的结局。

陈静不反对，事情当然就很容易发展。慢慢相处，陈静也发现了张天翔的优点。

其实谁的身上都有优点，只是我们只能爱一个人而已。

这以后闻东打过很多次电话来，陈静都是一句话不说就把电话挂了。张天翔知道这里肯定有什么故事，只是陈静不说，他决不会问。

日子就这样平淡、祥和地滑过。转眼就到了两家商定订婚的日子。

二

陈锦绣不是东城人，而且没有一个亲戚在东城，所以在结婚的事情上没有人可以帮忙，她又害怕委屈了孩子，让男方的家里笑话或看不起，于是咨询了很多关于东城订婚、结婚的风俗。

依照东城的规定，男方要在媒人的陪同下到女方家送“日子”，也就是用红纸把订婚和结婚的日子写好，然后再把礼金和“日子”一起包好，由男方的父亲和媒人一起送到女方的家里。礼金方面就要看男方家的实力了，少的三万左右，多的十几万。陈锦绣问了几家和张天翔家实力差不多的家庭结婚时包的礼金，一般在五万到八万之间，陈锦绣把礼钱确定在六万。自己也不是卖女儿，所以没必要要八九万的高价，不过不要礼金会让男方家以为我家的女儿不值钱，因此六万实在是又体面又能看出女方娘家豁达的礼金数。

接“日子”的前一天，陈锦绣着实把家里打扫了一番，想着小女儿从此也要离开自己，心里难免有些伤感。推开陈静的房门，床上的被子没叠，和衣服一起乱七八糟堆了一床，书桌上还



有女儿写了字的材料纸。

展开皱成一团的纸，密密麻麻写的都是陈静的心思。看着满纸闻东的名字，陈锦绣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正确，可是眼见这样好的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真的是错过了就很可惜呀。陈锦绣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麻利地收拾好了房间，把那些写满了字的纸撕成碎条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上午，大概十点左右，张天翔和他父亲张忠国来了，陈锦绣忙迎出去。张天翔手上依然拎着一兜苹果，而且媒人也没有来。陈锦绣有些不高兴了：这家人怎么这么小气？

陈锦绣问：“孙台长怎么没来？‘送日子’这么大的事该有媒人在场吧。”

张忠国满脸堆笑地说：“我没叫他来。没关系的，我们两家商量好了就可以，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什么媒人在场呀。”

陈静在楼上听见声响，知道他们来了，就在楼梯口叫张天翔上去。看着张忠国的态度，陈锦绣突然觉得心里窝火，对着楼梯口站着的陈静大叫：“上去干什么，你给我下来！”

陈静知道妈妈在生气，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赶忙下来。

因为陈锦绣刚才的大声吼叫，气氛有些严肃。

这倒是陈锦绣喜欢的，开门见山地就问张忠国订婚、结婚的日子都选好了没有。张忠国从包里掏出两个信封递给她。订婚的日子是1996年的元旦，结婚选在1996年的5月4日。

“怎么不是5月1日？选什么5月4日？结婚的这个日子不好。”陈锦绣把结婚的信封递还给张忠国，张忠国站起来一脸的笑说：“我们局每月底税金入库，要忙到月初，所以1号根本就没有时间筹备婚礼。”张忠国语气缓慢又毋庸置疑。

陈锦绣还想说什么，张忠国又把礼钱递了上来。陈锦绣伸手去接，张忠国把手摁在用红纸包着的礼金上说：“这是五万。”

陈锦绣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立即就变了，这个数字和她心里的基数差一万，这家人也太瞧不起人了。

张忠国看陈锦绣脸色一变，知道她对这个礼金数不满意。张忠国来之前也是四处打听了的，知道像他们家这种情况就是拿十万礼金也是应该的，可他就是不想给那么多。说实话，他就看中了陈静，这女孩子文静、漂亮又有才气，对于陈静的家庭和陈

静的妈妈陈锦绣他是很不满意的，一个离异的家庭，一个有过两次婚姻的女人要和他这个东城国税局局长攀亲，不是有个好女儿，倒贴十万都不愿意，所以他折中，只在红包里放了五万元钱。

包礼金的时候，张天翔在旁边忧心忡忡地说：“陈静妈那么泼辣，我们家又不是没钱，你给这么点，万一她妈妈不答应怎么办？”张忠国根本就没有理会儿子，他这个儿子心眼特别实在，今天要好好给他上一课。

张忠国抢在想开口说话的陈锦绣前头说：“我知道你带大陈静很辛苦，多少钱都没有办法弥补，不过你放心，以后陈静嫁到我们家，决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再说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钱以后还不都是他们的。”

陈静眼圈一下就红了，想起母亲这么多年来吃的苦和受的委屈，眼泪噗噗地往下掉。看见女儿坐在自己身边嚶嚶地哭，陈锦绣没了心思和张忠国争论礼金的多少，想着小女儿又要离开自己，也不禁心中一酸，眼泪往下掉。张忠国又借机把早就准备好的五千元存折塞到陈静的手里说：“前几天听天翔说你想买个钻石的戒指，虽然你婆婆很早就给你准备了四件金首饰，不过我知道现在年轻人不喜欢黄金，这五千元钱你拿着，想买戒指就买，不想买就留着当零花钱。”

陈锦绣脸色缓和了一些，帮女儿接过了那个存折。她知道如果让女儿接下，那是不可能的，女儿这个年龄把金钱视为最肮脏的东西，只有她经历了这么多，才知道这天下最不会欺骗人的就是钱。

张忠国趁机又说了些感人的话，气氛很快融洽起来。

张天翔真的是太佩服父亲了。来的时候他还忐忑不安，怕陈静的妈妈会对结婚的日子和礼金不满，她妈妈可是远近闻名的泼辣的女人，她要是不高兴，不同意婚事，那肯定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想到这么几句话，父亲就把局面控制了。虽然加上存折上的钱，也快六万了，可这和直接给六万是不一样的，给了陈锦绣一个下马威，又让她无话可说，就是在外人面前说起，也是很有面子。

订婚和结婚就这么确定了，陈锦绣虽然对结婚日子和礼金



不满意,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张忠国的做法和他说的话都让她没有办法拒绝。

“真是个老辣奸猾的人。”陈静以后很多次听妈妈这么评论张忠国。开始她觉得是妈妈的偏见,后来才渐渐体会了妈妈的话。

三

元旦正是东城市人大政协召开的第一天。每年的人大政协陈静都要去现场播音,上午两个会议都要举行开幕式,因此陈静早早就起床了。

陈锦绣也很早就起床为女儿准备早餐。她比平时更注重女儿这次的抛头露脸,因为张忠国作为东城市国税局局长肯定要参加人大、政协的开幕。要让他看看娶我家女儿是多有面子的事情。边想着,陈锦绣边麻利地准备好一家人的早餐,然后赶紧招呼大女儿和大女婿起床。

自从陈安和吴正天结婚后,陈锦绣发现自己当初千挑万选的女婿,枉有一个好工作,其他什么条件都不好,而且为人好胜,喜欢攀比,不过幸好对陈安还好。

陈安听到母亲叫他们起床的声音,推醒吴正天:“快起床了,今天是小静订婚的日子,她上午还要去参加人大、政协的开幕,我们得早些起来帮忙做准备。”

吴正天翻了个身嘟囔着:“不就是嫁个国税局长的儿子吗?看把你妈妈紧张的,我们订婚的时候也没看她起这么早。”

这段时间吴正天总是在陈安面前冷嘲热讽,他心里是非常不平衡的。当初认识陈安的时候,陈静正在和她同学遥恋着,他以为陈静过几年就要离开东城的,到时候他就是陈锦绣家最值得依靠的人,他愿意被这个刻薄还悍气十足的丈母娘重视。可是丈母娘也就是对他看重了几日,就转身找到了比他各方面条件好很多的二女婿,而且张天翔明显对他不尊重,从来没有叫过他姐夫不算,上次找他帮一个同学减免一年的税,他装腔作势了很久也没答应。想到这些,吴正天更是不愿意起床。不过看见转身就穿好衣服要下床的陈安正不高兴地看着自己,还是起床了。

今天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陈静很快吃好了早餐,拿着东西就要出门。陈锦绣赶紧跑过去,把女儿拉到身边来瞧了又瞧说:“你一点妆都没化?还有时间,快点涂些口红,大衣里面的西装换了,换成粉色的那件。你上午要跑人大和政协两个地方,等开幕式好了,就直接去凤凰酒楼。”

陈锦绣边说边拿出衣服,看着女儿站在那没动,叫道:“你怎么了?快点换呀。”然后又冲着陈安的房门大叫:“小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今天什么日子还赖床!”

陈静对着镜子描眉毛,镜子中的女孩长长的黑头发,浓密的眉毛,抿着薄薄的嘴唇,一副既倔强又沉静的表情。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母亲偶尔急速走动的声音。不知道她又在忙什么?

想到母亲,陈静突然想掉泪,连忙换好衣服拿东西冲出门外,眼泪已流了一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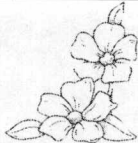
那年是1996年元月1日,二十三岁的陈静靠在街角拐弯的墙壁哭起来。为自己将要成为别人的老婆哭,为母亲的操持哭,为背弃当初和闻东的诺言哭。

陈静每次坐在主席台的播音席就会感觉生活像一场隆重的戏,只是玩游戏的人都一脸认真,一脸严肃。

这样想着,陈静的搭档刘玄过来,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看了一会儿文件又起身离开了。陈静知道刘玄一定又和那些领导搭讪去了。

刘玄比陈静大一岁,三年前大学毕业和陈静一起参加了东城广播、电视台播音员招聘考试,陈静被录取,刘玄落榜了。落榜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荒谬:个子太高,很难找到搭档。刘玄自然知道这是托词,肯定是更有门路的人把他挤了。他不服气,花了一年的时间和家人打通了各类关系,又参加了次年的播音员招聘考试,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入党、提拔,成为东城广电局最有实力的后备干部。

陈静是刘玄的启蒙老师,从最基础的拼音带他进入新闻播音这行,所以尽管陈静总表现出对他的不屑,刘玄却从不怪她,而是更想早点混出些模样给她看。



陈静看着刘玄点头哈腰混迹在一群肚子大、头发少的人群当中就想笑，刘玄个子高，人瘦，有一头蓬松的乌发，在那些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陈静坐在主席台上往下看，眼睛迷蒙着。突然想起今天是自己订婚的日子，妈妈可能已经去酒店了，还有乡下的那些亲戚也接去了吧？这些张天翔都会安排。

张天翔其实真的很不错，虽然家里条件很好，可人一点不轻浮，做事踏实，为人稳重，外面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从来不用她担心，和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张忠国坐在主席台下，看着主席台上的陈静，心里非常得意。真是个让人长脸的姑娘，这五万元花得还是很值。

身边的地税局长把头探过来问：“今天不是天翔订婚吗？怎么还来开会？”

“不用我操心，天翔都安排好了。”

这时身边好几个熟识张忠国的都围过来，七嘴八舌。

“你儿子都挑了20多个姑娘了吧？怎么这回选中了？”长林县的县长大声地说着，引得周边人都笑了。

“听说你们家找媳妇，是老子同意儿子不同意，儿子同意了老子不同意。这次可是老子儿子都看中了。是谁呀？能让我们张大局长看中，看来真是不错。”

地税局的局长用手往主席台上一指说：“就是台上那个播音的姑娘，怎么样？三年了，年年都看到，年年都看得流口水呀，还是张局长厉害，挖到自家去了。”周围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说起张忠国挑儿媳妇，东城只要家里有适龄女儿的都知道，那是相当的苛刻。

张忠国在东城属于有钱有地位的主，家里就张天翔这么一个儿子，儿子长得相貌堂堂，而且与家庭条件相同的同龄人比起来，张天翔稳重得多，而且烟酒不沾，江西财经学院毕业后也分配在国税局，因为工作出色，当然也因为家庭背景，他很快提升为上岗分局的副局长，虽然是农村分局，但也是全省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要和他家攀亲的人那是多了去了。张忠国一心要为儿子挑一个长相漂亮的姑娘，而张天翔更希望找一个有文化有气质的女孩。为这两人闹了很长时间的矛盾。最后定下一个挑

媳妇原则：两个人都看中才行。

这件事很快在东城传开了，说是“张天翔选妃”，一时间，每天都有好多母亲带着女儿上张天翔家相亲，张天翔大部分业余时间也都用来相亲。直到看到陈静，这样的日子才结束。

两会开幕式结束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半了，离订婚宴开席还有三十分钟。陈静一打开手机就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收到张天翔发来的两条短信，没等主席台的所有领导离开，陈静就从后台溜走了。

赶到凤凰酒楼，客人来了很多，主要是张天翔家邀请的，陈静家在东城没有亲戚，就三个舅舅还是东城隔壁贤县的农民，张天翔派车早接来了，看见陈静走过来和他们打招呼，舅舅们都眉开眼笑的。三个舅舅家也有好几个年纪和陈静差不多的姑娘正和陈安在那边说话呢，见陈静来了，就围过去说些嘲笑、羡慕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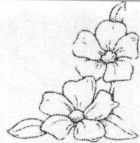
还没聊一会儿，张天翔就拉着她去见一些同学和同事，然后张忠国又带着陈静去见一些场面上的人。

陈静有些烦躁，这哪像订婚？倒像领导接见会。这样喜庆的日子成了张忠国和各级人物拉近关系的机会。张天翔几次想提醒父亲，该宣布订婚仪式开始了，可看张忠国热情高涨，不停对人介绍：天翔媳妇，电视台播音员，以后要多关照呀，他就张不开嘴。

他知道父亲早就等着这么一天，每次喝完别人的订婚、结婚酒，父亲回家都会感慨：天翔，以后你要找的老婆首先要漂亮，你看今天的新娘子不漂亮，婚礼都没什么意思。我们家条件好，不图女方家有什么，只要女孩子文静、漂亮就可以。

一般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母亲都会在厨房或厅堂冷冷地插一句嘴：“漂亮管什么用，一天到晚就要找漂亮的。再说又不是你找老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不管母亲说什么，父亲是不会搭理母亲的。在这个家里，母亲永远不会和父亲的意见一致，母亲唠叨、琐碎、哭泣，父亲都装做没有看见。张天翔觉得父亲很残忍，自打他记事起父亲就是这样冷落母亲的。幸好在陈静的问题上，两个人的意见都是统一的，也因为有了统一的话题，家里的气氛活跃了很多。



所有的介绍总算完毕,张忠国吩咐司仪订婚仪式开始。

在东城像张天翔家这么摆订婚宴的很少,太铺张和显摆。在东城最好的酒楼订了十桌,酒楼外停满了各大企业老板的车,还有很多部门的局长、东城下面的县长、镇长的车,显得很气派,酒楼外摆满了祝贺的花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谁家结婚呢。

一般东城人订婚很简单的,都是女方带上亲戚,去男方家,亲戚以女眷为主,男方看见女方过来,在家门口放爆竹迎接,临走的时候男方给女方每个女眷都送上一个红包,叫压袋子。这个红包也是有讲究的,金额的大小都是根据女方亲疏远近包的,而且红包里钱的数字应该精确到分,预示子孙繁荣、早传后代。

虽然铺张显出订婚的新派,但是放爆竹这一风俗是不会改的。张忠国叫人拿了两个很大的爆竹摆在酒楼门口。

爆竹声很响,噼里啪啦像陈静现在的心情:紧张、害怕。在东城订婚就和结婚一样,订完婚就要去拿结婚证,自己的一辈子就要拴在这里,拴在这个男人身边。陈静抬头看看身边的张天翔,怎么觉得那么陌生呢?这个今后要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怎么陌生得像别人?

正想着,陈静感觉张天翔握住了自己的手,握得紧紧的,好像在她手里搁了一个东西,硬硬的小小的。陈静刚想问是什么,爆竹声停止了,张天翔拉着陈静的手就去敬酒。一共十桌,每桌边,陈静都想抽出手看看手心握着的是什么,可是张天翔就是拖着她的手不放。

今天订婚,张天翔叫了十来个要好的同学和同事。还没靠近这桌,围桌坐的人都站起来,嚷嚷着要张天翔把酒杯给换了,很快就有人拿出大酒杯倒上了满满一杯啤酒。这些人人都知道张天翔是不会喝酒的,别说这么一大杯,就是一小杯啤酒也能让他倒下,不过今天可是高兴的日子,这些人知道张天翔为找老婆经历了怎样的折磨,总算是修得圆满,一定要好好闹闹,因为在东城有个说法叫:闹就发,发就要闹。

陈静趁大家围攻张天翔时,挣脱了他紧握的手,转身往楼上的休息间去。展开已握出汗的手掌,手心里静静地卧着一枚

白金钻戒，在灯光下熠熠夺目。陈静把戒指拿在手上把玩着，心里有些惊喜，看来表面不动声色的张天翔还是很细心的。

休息室的门吱的响了，回头，张天翔有些醉意地倚在门框边，说：“小静，过来。”

张天翔拿过陈静手上的戒指帮她戴上了，然后把她拥在怀里。静静地就那么拥着，谁也没有说话，直到楼下传来叫喊声：天翔带着你的老婆快下来，现在还不是入洞房的时候。喊声过后又是一阵哄笑。

张天翔喝了不到两杯就醉了，被同学抬到楼上休息，陈静下午还要开会，只喝了一杯酒，因为男主角醉了，订婚宴很快散了。陈静收拾收拾准备赶到会场去。

陈锦绣在远处一边和亲戚们聊天一边看着整理文件的陈静，心情有些复杂，女儿其实年纪也不大，就这样仓促地把她嫁出去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然后她发现陈静手指上多了一枚戒指。

“小静，你过来。”陈锦绣忙招呼女儿过来，把她的手拖过来，仔细看那枚戒指。

“嗯，看来还不错。刚给你戴上的？难怪在楼上磨蹭。值七八千吧，你看了发票没有？”

“没有，我怎么好问他要发票看，”陈静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去开会了。”说完就走了。

虽然礼钱只给了五万，张忠国还给了陈静五千元存折，再加上这个戒指，也差不多。看来小静和张天翔感情不错，至少张天翔对小静很好，看小静刚才的表情也应该有些喜欢张天翔，那我也不算是强迫。这样想着陈锦绣心里好受多了。

张忠国下午也要开会，送走了亲戚和朋友后，他叫陈静坐他的车一起去会场。车上他注意到陈静手上多了一枚戒指，心想：儿子真是太傻了，老婆都快到手了还花那钱干什么？女人用嘴巴多说些好话就可以，没必要动真格去花费钱，以后还要说说他。